

第三章

人生轉折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
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 1:7

從大學到研究所，戴德森優游於校園中，他積極的
參與校內外的各項活動，努力地吸取知識的養分，一步一
步的為未來扎下根基。雖然大四期間曾短暫燃起習醫的念
頭，但他基於現實考量，終究選擇了另一個方向，朝能成
為神學院教授的道路前進。然而，在那風起雲湧、戰雲密
佈的時代裡，任何人都無法逃脫被捲入戰爭的命運，戴德
森也不例外。戰火將他的人生帶往另外一條路，有無奈、
未知與徬徨，卻也有喜悅與決心。



改變未來的拘禁歲月

1943年3月25日，在經歷15個月的軟禁之後，戴德森與父親戴費德牧師和其他在北平的「敵國」人民一起，帶著徒手拿得動的行李，⁴⁵被送到山東濰縣集中營裡「集中生活」。那裡四周被通電的鐵絲網包圍住，外有深深的壕溝，高處設有瞭望台，若想逃亡，面對的是極可能被電死的致命危險。

不過，濰縣集中營跟二戰期間惡名昭彰的納粹集中營一樣嗎？不一樣的。正如其正式名稱「敵國人集團生活所」，這是一處以拘禁的方式，將區域內的敵國人民集中一起生活管理。若忽視掉鐵絲、壕溝、瞭望台及巡邏的狼狗圍繞下所形成的壓力與失去的自由，還有忽略掉日本軍方所供應食物、藥品等生活物資，隨著戰爭發展而每況愈下的品質與數量外，濰縣集中營基本上是一個完整的社會。

根據戴費德牧師與吳冠勛牧師所合著“*They Carry On*”《他們繼續堅持著》一書所述，集中營內拘禁著來自10個國家，近1,800人，年齡分布從1個月大的嬰兒到87歲的

45 Frederick Ditmanson and Arthur S. Olson, *They Carry On*, p.30. 1945年，集中營中的人們被釋放出來時，大多數的人身上的物品都所剩無幾。原因無他，就是拿出去交易，無論是集中營中相互交易，向看守日軍交易，或向鐵網外的中國農民偷偷交易。私下交易若被日軍抓到，集中營的人不會有生命危險，但提供物資的中國農民卻會立即喪命。

老人都有，從備受社會尊敬的大學校長、教授、醫師、律師、宣教士、學生到販夫走卒、妓女、乞丐、小偷都有，那裏像是小型聯合國，大家在日軍的監視下，一律平等的共同生活。

集中營中的人們被分為北京、天津、天主教徒、山東（包含河南）等四個群體，在日軍要求下，集中營內成立了九個委員會自治管理，處理紀律、活動、教育、機械與維修、一般事務、財務、糧食供給、醫療及宿舍，每個群體均需由各委員會指派一個代表參與管理事務。在集中營的每一個人都要工作、操持自己的生活，包含吃飯、清潔、醫療到教育、娛樂等。每天早上 7:30 就須在居所區域的門外排隊，等候點名。⁴⁶ 點名後，每天需要從事四個小時的公共事務工作。但工作時間之外，營內是可以自由組成球隊、樂隊、學校等團體，在日本軍方的監視下進行各式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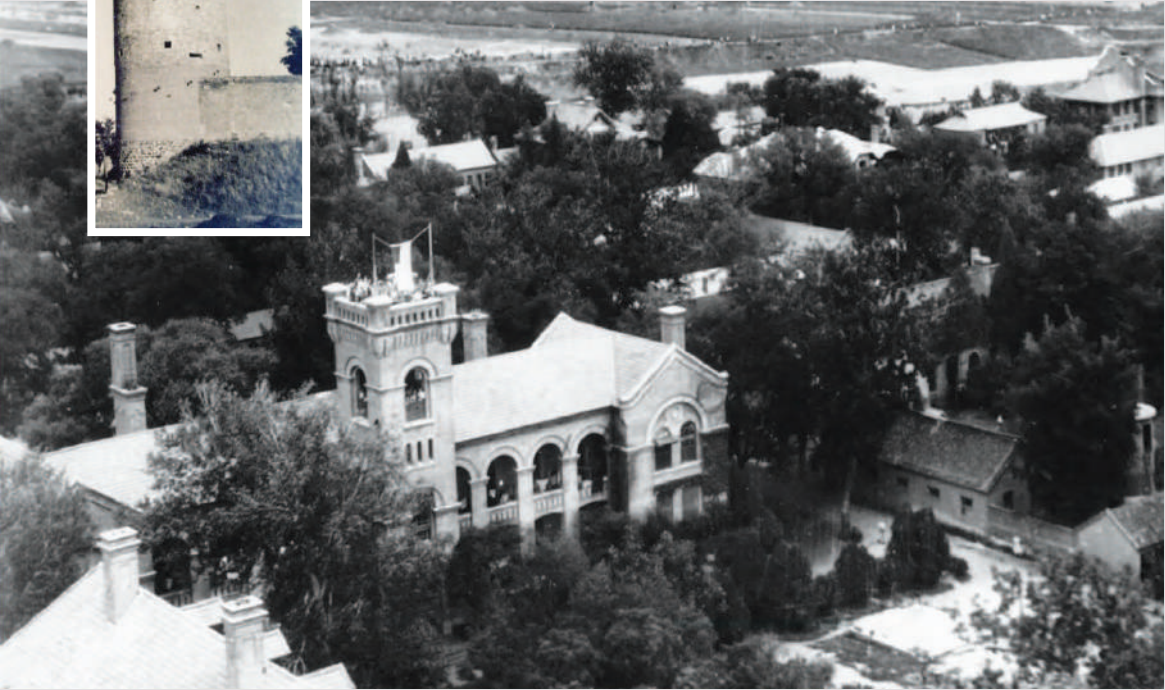
雖說這個集中營並非如其他惡名昭彰的納粹集中營那樣慘無人道，乍看之下僅是失去自由，但實際上的生活卻也充滿了痛苦與壓抑。

拘禁在此的人，被戰爭與無法預知的未來，而感到恐懼、害怕的負面情緒環繞，造成了精神耗弱；而寒冷的冬天，禦寒衣物不足，取暖用的煤炭也不夠，環境衛生也差，

46 Frederick Ditmanson and Arthur S. Olson, *They Carry On*, pp.28-31.

心之 所向

上篇
戴德森醫師的一生



美北長老會在山東所建的「樂道院」(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1942年被日軍徵用，成為「濰縣敵國人集團生活所」(濰縣集中營)，中為樂道院教堂，左為日軍監視用的瞭望台。(*The Children of Weihsien-1943-1945 book2* , www.Weihsien-paintings.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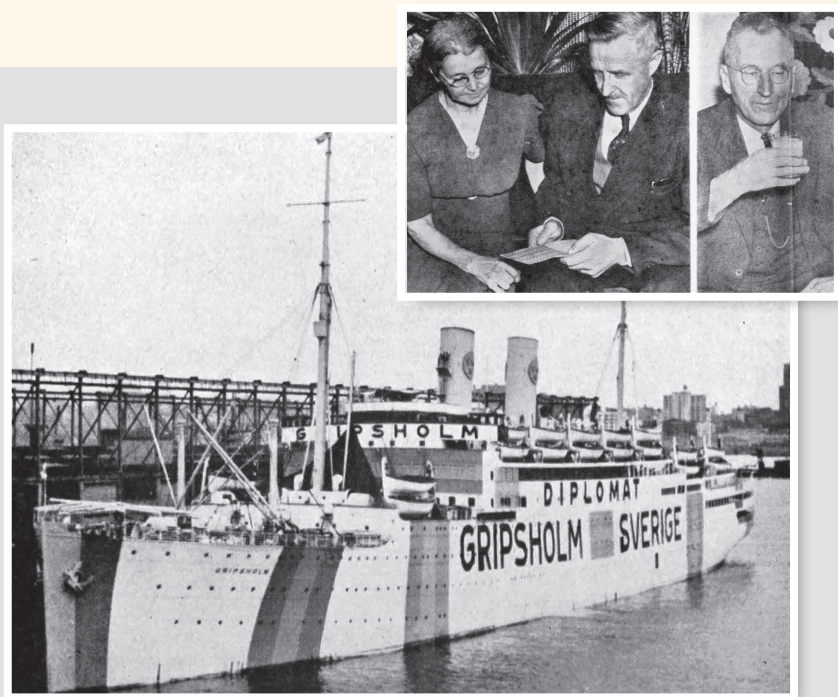
鼠蟻蚊蟲橫生自不用多說。雖然拘禁初期，食物還算足夠。但隨著戰爭持續，日方提供的食物越來越少。到了1944年，食物更是嚴重匱乏。戴德森1944年2月27日的日記中描述著「今天我洗了兩個小時的衣服後。我把一週份的雞蛋和昨天的麵包糊澆在一起，再加了些麵粉、蘇打粉還有向 Gene Heubener 要來的鹽，做成了煎餅，這是一種享受呀。」⁴⁷ 所謂的麵包糊，是把麵包泡在水裡變成糊狀，是集中營中常吃的食物。用隔夜剩下的麵包糊做出的煎餅竟是一種享受，那集中營中的生活條件可想而知。

此外，根據集中營裡，同是被拘禁的醫師估計，當時在營中被囚者每人每天僅獲得1,200大卡的熱量，他們長期處於半饑餓狀態，許多人都嚴重的失重，甚至有減少多達100多磅（約45公斤），許多成年男性體重下降到100磅以下，有的女性甚至出現停經狀況。⁴⁸

物資缺乏的情況同樣出現在戴德森所工作的醫院藥房中。由於戴德森熱心助人的性格，讓集中營裡的自治委員將他分配到醫院藥房服務。雖然他從未接觸過相關領域，但這也難不倒他。戴德森努力學習一切，讓工作可以順利

47 轉引自 Peter Bazire, "The Salvation Army Band in Weihsien: 1943 to 1945", http://www.weihhsien-paintings.org/PeterBazire/text/The_Salvation_Army_Band_in_Weihhsien.htm (accessed November 25, 2022)。

48 戴愛美著，曲拯民譯，〈集中營記（三）：融洽的戴家〉，查檢網站：「翼報」，查檢網址 <https://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060128>，查檢日期 2022.11.24。



1943年11月，戴費德牧師與吳冠勛牧師夫婦經由美日交換人質、戰俘協議，返回美國。下圖為這返回國所搭乘的輪船“Gripsholm”；上圖為回到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里斯後，戴費德牧師喝了他睽違已久的牛奶（上圖右），吳冠勛牧師夫婦則是翻看他們在集中營內的糧食配給本。（上圖出處為 *Augsburg Echo*, December 16, 1943. 下圖出處為 *They Carry on*）

進行，但集中營裡的藥品種類奇缺，數量也不夠，縱使不時能得到些外援，如紅十字會的救援補充，但那也是杯水車薪。集中營內年紀最小的是剛出生的小嬰兒，也有八十多歲的老人家，加上食物不足、衛生不良，導致抵抗力下降，人變得容易生病，因此藥品是非常重要的必需品。但現實是，藥量與品項根本不敷使用，致使戴德森不得不折衷，將藥掰成兩半，減量發出。在醫院裡，他曾親眼目睹得不到足夠藥物控制，在床上翻轉痛苦呻吟的人們，甚至還有那無藥可用，只能等死的悲慘境遇。他也曾看到醫院內的醫師徹夜陪伴病危病人，輕聲撫慰他們，為他們祈禱，直到病人在痛苦中閉上雙眼。這種種的一切衝擊著他，讓他重拾學醫的念頭。⁴⁹

遇見生命中的她

啪，一顆雪球砸到戴德森的身上，那是一個愛笑的少女丟過來的。在集中營裡，16歲的少女司榮寶（Joyce Esda Stranks）與她的朋友們



1940年代，司榮寶入集中營前的獨照。

⁴⁹ 夏寶樞著，〈戴德森與司樂寶夫婦－集中營改變了我的人生〉，查檢網站：「山東省政協文物館」，查檢網址 <http://www.sdzx.gov.cn/sdszxwsg/articles/ch00938/202207/1291fd9a-dcc8-4ed6-952b-fca8334d50e5.shtml>，查檢日期 2022.11.7。



除了有最愛的阿嬤與徐大廚，還有姐姐、哥哥的陪伴。圖為 1936 年聖誕節司榮寶（右一）與姐姐（Nelma，左二）、哥哥（Gordon，左三）一起在湖上溜冰遊玩。

在寒冷的冬天裡，淘氣地從雪地裡捧起一把雪，做成雪球，朝著前往教堂的人群丟去，而攻擊的首要目標，便是人群裡英俊的年輕人。⁵⁰ 就這麼一個雪球，16 歲少女喜歡上那個 24 歲，被她丟中雪球的年輕人。最終，少女成為戴德森集中營中那一抹鮮活的顏色，以及共同攜手走過往後 50 多年，直到人生終點的伴侶。

司榮寶，1927 年 10 月 18 日出生於澳洲墨爾本，是澳洲救世軍教會⁵¹ 派駐在中國北平的宣教士 Leonard 及 Florence Stranks 最小的孩子。司榮寶出生沒多久便隨著父母回到北平，Leonard 負責管理救世軍訓

50 Helen Leavey, "Behind the fence", Post Magazine, April 30, 2017, p.19.

51 救世軍教會 (The Salvation Army)，其前身為 1865 年由前衛理公會宣教士卜維廉 (William Booth) 與其妻子 Catherine 於倫敦創建的「東倫敦基督教傳道會」，當時即採用軍隊徽章與軍事用語，代表向貧窮與罪惡宣戰。1878 年更名為「救世軍」，許多救世軍人開始使用軍事用語，至今多半仍持續沿用，制服、旗幟、銅管樂隊也為該會所採用。為與軍隊架構相符，救世軍會友稱為「軍兵」，神職人員則是不同軍階的「軍官」，軍兵們在各地方部隊（教會）參加崇拜時多半穿著制服。救世軍行政系統採由上而下的軍事風格，除大將的職位外，其他皆採任命制，大將為救世軍最高領袖。全世界救世軍通常按國家為單位成立不同軍區，但在有些國家救世軍工作蓬勃發展，便會劃分為兩個或更多軍區，軍區最高領袖稱為「軍區總指揮」（軍階為中將或准將）。〈我們的歷史〉，查檢網站：「救世軍軍區」，查檢網址 <http://www.salvationarmy.org.tw/>，查檢日期 2022.11.25。



有最愛的阿嬤（左）與徐大廚（右）的細心呵護，司榮寶在中國的童年充滿快樂與愛。徐大廚那條可以當抹布，還可以拿來當毛巾，擦他自己與司榮寶臉的百用毛巾，成為她印象深刻的童年回憶，直到晚年，她仍滿臉笑容的回憶那條多工百用的毛巾。

練學院，而 Florence 除輔助丈夫，還在老人之家工作，照顧那些沒有家人照顧的老人。⁵²

雖然司榮寶的父母忙於宣教工作，但她的「阿嬤」，一位負責洗衣、清潔的滿族婦人，和位在北京司家的徐姓廚師一起照顧她。阿嬤非常疼愛她，跟她講了許多中國傳統故事，在阿嬤跟徐大廚的陪伴下，度過了有趣而快樂的童年時光。在家自學了一段時間後，父母將她送到天津一

⁵² 司榮寶家族在北京的照片精選收錄於本書〈下篇戴德森醫師的足跡：檔案選輯〉編號 09。

處專為救世軍孩童創辦的寄宿家庭住宿，並進入天津文法學校（Tienjin Grammar School）就讀。⁵³

戰火之下，如同其他在佔領區下的西方人一樣，1943年，司榮寶被迫中斷學業，與父母、姐姐一同被送入濰縣集中營。在進入集中營前，因為同在北平，所以司榮寶知道戴德森這個人，但彼此並不熟悉。但他們卻因為進入集中營後，同處一個青年團體而增進對彼此的認識。

戴德森與司榮寶的情緣，似乎默默中就開始了。集中營的日子枯燥無聊，幸好營中還有許多活動可以參加，戴德森選擇了由澳洲救世軍，司榮寶父親 Leonard Stranks 准將（Brigadier）於 1943 年春天組成，以銅管樂器為主的救世軍樂隊（SA Band, The Salvation Army Band）。他在 1943 年 9 月 28 的日記中寫道「我加入了救世軍樂隊，這讓我有事可做，我選擇短號練習。每周二晚上在縫紉室練習，並且每周在戶外或會議室練習三次」。⁵⁴ 練習的曲目以英、美、中等各國國歌及讚頌上帝的詩歌為主。此外，他們還有個共同的朋友、老師，那就是曾是奧運冠軍的英國宣教士李愛銳（Eric Liddell）。⁵⁵

53 Fern Gudmestad, "Joyce Ditmanson",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n Oral History and Archives Project*, Minneapolis: The American Lutheran Church Division for World Mission and Inter-Church Cooperation, p.13. Archives of ELCA 提供。天津文法學校為今日的天津二十中學。

54 轉引自 Peter Bazire, "The Salvation Army Band in Weihsiens: 1943 to 1945"。



司榮寶的父親 Leonard（中）及母親 Florence Stranks（右）與姊姊 Nelma（左）推著行李，準備前往日軍指定的集合地，與其他人一起被移送到集中營。Leonard 手臂上戴的即是日人規定敵國僑民外出時須配戴，標示著國家代碼的紅色臂章。（*The Children of Weihhsien-1943-1945 book1*, www.Weihhsien-paintings.org）

55 李愛銳（Eric Liddell, 1902-1945），英國蘇格蘭人，出生於中國天津，父親為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 Society）的宣教士，母親是護士。李愛銳自小便展現過人的運動天賦，尤其在跑步方面。1920-1924 年就讀愛丁堡大學時期，也曾為蘇格蘭國家橄欖球隊效力，1924 年參加夏季奧運會 400 米競賽奪冠，並締造了世界紀錄，次年他代表愛丁堡大學參加蘇格蘭全境的運動會，取得百米、二百及四百米共三面金牌，讓他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雖然李愛銳是個傑出的運動員，是運動場上英雄般的存在，但他並未沉溺在光環之下，而是在大學畢業後毅然決然投身宣教士行列。他接受培訓後於 1925 年返回中國，在天津英華學院教授生化學，還領導聖經研究與指導田徑等運動項目。此後，他又曾在天津、河北農村肖張鎮傳道部工作，騎著自行車從這村到另一村。隨著日本侵略的腳步日漸逼近，1941 年他曾有機會與妻女一同離開中國，但他卻選擇留在天津繼續工作，其後經歷軟禁、拘禁於濰縣集中營。在集中營期間，於 1943 年日本與英美等國以集中營僑民交換戰俘時，他也曾列於名單中，但他卻將機會留給其他人，繼續留在集中營助人。後來因為過度勞動、營養不良，使病情急速惡化，而於日本戰敗前五個月，1945 年 2 月 21 日病逝於濰縣集中營內。Andrew Knighton, “Eric Liddell, the Record Breaking Olympian Who Kept Hope Alive in a Japanese Prison Camp”, <https://www.warhistoryonline.com/?s=Eric+Liddell> (accessed December 7, 2022) .



圖為救世軍樂團（SA Band, The Salvation Army Band），由 Leonard Stranks 准將（前排蹲著，右四）主導組成，戴德森（站立者右三）也參與該樂隊，負責小號，（“The Salvation Army Band in Weihhsien: 1943 to 1945”，[www. Weihhsien-paintings.org](http://www.Weihhsien-paintings.org)）

戴德森筆下的 1944 年美國國慶日

同屬救世軍樂團一員的 Peter Bazire 在退休後，自學電腦，架設了名為“Weihsien Painting”的網站，積極走訪、蒐集集中營相關的回憶、書籍、訪談及研究文獻。其中他所撰寫的“The Salvation Army Band in Weihsien: 1943 to 1945”一文中，引用了由戴師母司榮寶所提供，戴德森醫師日記內的數段回憶。其中一段便是描述 1944 年集中營裡歡慶美國國慶日的紀錄。

我們安排一整天的體育、宗教及社交活動來慶祝國慶日，整個營區，不分國籍都來參與這些活動。……早上 11:45 所有美國人、英國人都參加禮拜堂裡的特別禮拜，樂團演奏了〈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美麗的美國〉。……晚上美英兩國舉行一場棒球賽，雙方勢均力敵。比賽結束時，樂團演奏了〈天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為妳，我的國家〉（My Country, 'Tis of Thee）等愛國歌曲，當演奏到最後一首曲目時，全場都挺身立正，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時刻。

這個全場立正的反應，引起日方注意。在隔天的日記裡，戴德森寫道「昨天的慶祝活動引來些後果，日本人反對我們演奏國歌。回覆日方詢問的人說那並非國歌（意指引發立正的〈為妳，我的國家〉），日人又問為什麼演奏時每個人都立正？維持紀律的 Schmidt 根據日人的命令，警告樂團團長 Stranks 不要再玩愛國招數了。」

共同的朋友、引導者—李愛銳 (Eric Liddell)

大多數在集中營裡的人都認識李愛銳，他像是集中營裡一把照亮人心的火炬，激勵著人們。集中營的生活壓力、茫然，不知道明天在哪裡的恐慌，讓集中營裡的部分年輕人舉止失措、生活混亂。李愛銳因此特別關照年輕人的精神生活與身體健康，將他們的生活導引到正軌上。知識上，他在營中教授科學，自編課本；身體上，他擔任教練，帶領營中青少年們進行籃球、曲棍球和足球等運動，夜晚與

營中的宣教士們合作，舉行遊戲與比賽；心靈上，他參與主日禮拜的講道分享。營中的青少年有問題都愛找愛銳叔叔幫忙，無論是修球具或者尋求解答；此外，他還領導營中三間廚房中的一間，負責500人的每日三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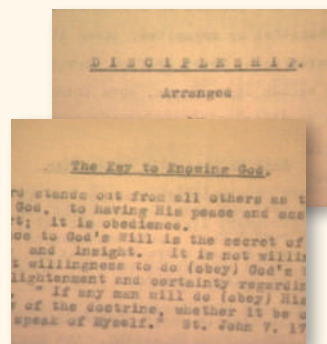
而這位傳奇人物，在1944年6月9日成為戴德森的室友。那時由於集中營裡有人逃脫了，因此日方重新分配宿舍，李愛銳與戴德森成為室友。戴德森第一次見到李愛銳時，他並不知這個人就是1924年奧運的傳奇人物，而李愛銳也從未提及他在運動場上的英



戴德森（後排左一）在濰縣集中營裡與友人的合影。（“... from Norman Cliff's scrapbooks about the people who lived there: The groups ...”，[www. Weihhsien-paintings.org](http://www.Weihhsien-paintings.org)）

勇事蹟。對於這位室友，戴德森對他那雙非常迷人、清澈閃亮的藍眼睛印象深刻，他說「李愛銳講話帶有迷人的蘇格蘭口音……，他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更能代表快樂的基督徒生活。他是一個充滿笑聲與幽默的人，但他也非常有品味。雖然他的嗓音並不特別，但他很喜歡唱歌，尤其是“God Who Touches Earth with Beauty”、“There's a Wideness in God's Mercy”。」⁵⁶

李愛銳除了是戴德森的室友，也是司榮寶的老師、信仰上的引導者。司榮寶是李愛銳化學課上唯一的學生，沒有教材，也沒有試管、化學品或其他實驗用品，但他親手寫了一本化學教材，陪著司榮寶用想像的方式進行實驗，例如由他提問 A+B 混合後會產生甚麼反應，由司榮寶來解釋回答。此外，司榮寶也記得李愛銳為年輕人撰寫了《基督徒門徒訓練手冊》，讓他們在無聊枯燥的集中營生活裡，能在精神生活上得到引導，而不會走上歧途。信仰上，身為救世軍准將（牧師）的女兒，司榮寶在 7 歲時就接受了上帝，但卻是因為李愛銳的影響，才全然的順服上帝成為重生的基督徒。1945 年 2 月 21 日那天，司榮寶前往集中營裡的醫院探望李愛銳，並一起研讀



李愛銳撰寫的 DISCIPLESHIP，
《基督徒門徒訓練手冊》

⁵⁶ Meredith and Christine Helsby, *He Goes Before There: Even into Prison*, p.112.

他所寫的門徒訓練手冊時，李愛銳專注的看著司榮寶，顫抖的講出「降服、降服……」，這是李愛銳最後一句話，在這之後李愛銳的身體嚴重痙攣、抽搐起來，司榮寶驚慌失措的大哭，衝到大廳叫護士，幾分鐘後，李愛銳過世了，享年 43 歲。⁵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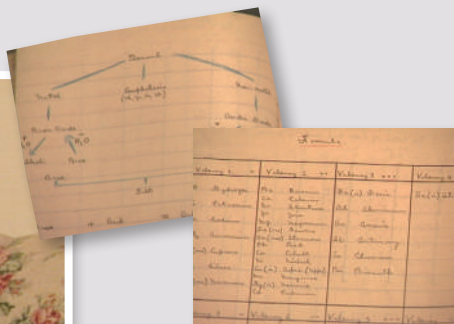
李愛銳死於腦瘤，他生前承受著記憶力衰退、劇烈頭痛等各種痛苦，但他從不表現出來，仍舊如常的教導青年們，他持續用門徒訓練手冊來幫助年輕人，甚至在進到醫院時，人們也不知道他已病入膏肓。就是因他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舊跟隨主，用生命的餘光照亮他人，用最後的力量喊出的「降服」，讓司榮寶感受到一個真正降服於上帝的人，傾盡生命的奉獻精神，也讓她真正的、完全的順服於上帝的旨意下。李愛銳的葬禮是集中營成立以來最盛大的葬禮，大家自發性前去參加，教堂裡 300 個座位座無虛席，還有許多人站在教堂外面進不去。數十年後，年過 70 的戴醫師回憶起那場葬禮時，他說道「與許多宣教士不同的是，李愛銳能與每個人都建立起關係。雖然他因名人的身分而受到歡迎，但更重要的是，他謙遜、隨和的性格，使得他能與所有人相處融洽，每個人都視他為朋友」。⁵⁸

57 Meredith and Christine Helsby, *He Goes Before There: Even into Prison*, pp.113-117.

58 “Eric Liddell Remembered: Missionaries share recollections of Eric Liddell”,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Mprevite/EricLiddell/p_EricLiddell.htm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2)。



濰縣集中營中的救世軍成員在第 20 營區合照，第一排左一為司榮寶母親 Florence，在其後方站立男性為父親 Stranks 牧師，第一排左五為司榮寶。



1996 年嘉基訪問團到亞利桑那拜訪戴醫師夫婦時，戴師母向到訪的嘉基同工展示她的珍藏—李愛銳為她親手編寫的化學課本（右）。50 多年前的師生情誼彷彿歷歷在目，讓戴師母永生難忘。

友人記憶裡的「美人救英雄」

就在德國投降的那個晚上，兩個美國年輕人興奮的偷偷爬上鐘樓，用力地敲響了教堂上的大鐘，鐘聲傳遍集中營的每個角落，頓時緊急集合哨聲大作，日軍以為是周圍的抗日部隊有所動作，紛紛荷槍實彈的準備應戰，後來才發現是集中營中，被拘禁的人所為。

集中營主管日人伊佐隨即將集中營內的人們集中起來追查審問。伊佐情緒激動的比手畫腳說了一大通話後，氣沖沖地叫戴德森幫他翻譯。結果戴德森翻譯後卻引起眾人哄堂大笑。原來伊佐那暴跳如雷，講了一大串話，戴德森卻情緒平靜的化成簡短一句「King Kong 問剛才誰去敲鐘？」，兩者落差極大的語氣與表情，瞬間讓在場的眾人笑得在地上打滾。而戴德森口中的“King Kong”「金剛」，則是營裡的孩子們背著伊佐給他取的綽號。

看到這場景，不明所以的伊佐氣急敗壞地質問戴德森到底在翻譯什麼，並要求戴德森再一次地將他說的話仔細的翻譯出來。但戴德森依舊不疾不徐地再精簡的翻譯了一遍「金剛在問，到底是誰去敲鐘？」，毫無意外的，又引來了一場大笑，頓時引發伊佐不滿，提著鞭子向著戴德森走去。這時突然冒出一名年輕女孩擋在戴德森與伊佐之間，大聲說著「他沒有錯，你不能無冤無故打人」，而後孩子們嬉鬧的湧上前，化解了這場可能發生的危機，那個女孩就是司榮寶。

夏寶樞，〈戴德森與司樂【榮】寶夫婦：集中營改變了我的人生〉；
林瑩珠，2023年5月22日，劉淑慎線上訪談。

獲得解放的那天……

日本戰敗後，1945年8月17日，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傘兵自天而降解放了被拘禁在樂道院數年的人們。戴德森在日記中寫著「Stranks 准將召集了樂隊，在大門旁邊，俯瞰北牆的高處排成一列，演奏了〈天佑美國〉、〈星條旗〉等國歌跟進行曲。來自濰縣的50個保安團在城門外排起了長隊，當樂隊演奏完中國國民黨黨歌時，中國人都立正站好、鼓掌歡呼。」

而這天戴德森也做了件讓自己一輩子都自豪的事。他曾與大陸友人，長期關注濰縣集中營議題的前濰坊市人民醫院院長夏寶樞說，8月17日那天，集中營鐘樓上飄揚的美國國旗，是他藏在集中營裡，前後更換了三個藏匿地點才保留下來，未被日軍找到。



(*The Children of Weichuan 1943-1945 book 1*, [www. Weichuan-paintings.org](http://www.Weichuan-paintings.org))



右圖為 1946 年 7 月至 1948 年 2 月期間，戴德森（右）服務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期間與好友小歐森牧師（Albert S. Olson）合影。左圖為戴德森於此時期所使用的名片正面。

穿梭佔領區

1945 年 10 月 14 日，戴德森與他的遠東傳教會（OMS）友人全家一同搭乘日本軍用卡車，前往四英里外的新建飛機跑道，由於共產黨八路軍炸毀了鐵路橋樑，因此他們得搭乘軍用飛機而非火車返回北平。⁵⁹ 回到北平後，戴德森仍舊住在 OMS 的宿舍，並返回已於 10 月 10 日正式復校的燕京大學繼續學業。還好，戴德森的中國友人在他被拘禁的期間，幫他保存了所有的手稿、資料，⁶⁰ 讓他得以順利的在 1946 年

5 月，完成以 “*A history of the Lutheran missions and churches in China*”（信義會在中國的宣教和教會的歷史）為題的論文，取得碩士學位。

畢業後，戴德森繼續在北平美國學校教書，也協助北平城內的幾個宣教組織的宣教工作、在 YMCA 開設查經班、

59 Meredith and Christine Helsby, *He Goes Before There: Even into Prison*, p.131.

60 “News Notes”, *Augsburg Echo*, December 19, 1945, p.4.

教中國學生英文及在華北基督教聯盟（North China Christian Federation）的醫藥委員會工作。7月，戴德森加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聯總）⁶¹的華北醫療補給部門擔任醫療器材組主任。在UNRRA任職的18個月裡，他負責發放醫療補給用品給外交使團、政府部門、私人醫院、診所。⁶²

1945年對日抗戰結束後，中國的苦難仍未結束。中國境內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衝突不斷，1946年7月，國共雙方在重慶的談判破裂，內戰全面爆發。而戴德森則是在他所負責的河北、天津等地，駕駛著一部滿載救濟品的大型軍用卡車，奔波於共產黨佔領區與國民黨統治區之間。

自20世紀初，對於舊秩序不滿的學生、知識分子受到當時稱為進步思想的共產主義吸引，投入其陣營，加上蘇聯於世界各地扶植共產政權，提供資金、武器，使得共產

61 聯合國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於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激烈時期由44個成員國創立，主要任務是為剛自二次大戰中脫身的國家與人民提供急需的幫助，包含食物、衣服、醫療用品等救濟服務，以及協助受援國能夠生產、運輸材料，並恢復公共設施。並協助、照顧中東、中國、義大利、奧地利與德國數以百萬計流離失所者，是當時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際人道主義行動，而中國是所有受援國中的受援規模最龐大的國家。中國辦事處於1944年在中國戰時首都重慶成立，戰爭結束並於1945年簽署協議後，總部遷移至上海，1946年9月鼎盛時期員工達3,195人，辦公室於1947年12月31日結束。“UNRRA RECORDS (1943-1948)”，<https://uploads.knightlab.com/storymapjs/645f850c9fc05474dccb4878f9a1a154/unrra/index.html>（accessed November 27, 2022）

62 Marcy L. Ditmanson 1956年申請擔任宣教士工作的自傳，Archives of ELCA 典藏。

勢力迅速的蔓延，對此美國也非常關注。而穿梭紅軍佔領區的美國人，也成為美國當局了解共產黨實際情況的第一手訊息來源。在一份 1947 年 12 月 31 日美國駐北平領事 Fulton Freeman 與戴德森的談話備忘錄中，就記錄了戴德森關於當時共產黨對於當前局勢及美國的看法。

備忘錄中，戴德森提到共產黨佔領區中的反美情緒逐漸高漲，這似乎是共黨當局故意營造的氛圍。他說曾有共黨所屬大學的學生告訴他，若他代表的是美國人民，那是受歡迎的；但若代表美國政府，那就不歡迎了。因為他們對於美國當時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各種疑問。也問到，為什麼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呢？但共黨官員則持另一種態度，共黨官員明白的表示國共內戰結束後，共黨希望能與美國恢復友好關係，因為他們在重建通信、公共建設上需要美國的財政與技術援助。戴德森報告中也提到，共黨對於他們接連取得勝利甚感意外，而且因為他們缺乏訓練有素的行政人員，所以在治理新佔領的城鎮時遭遇困難。因此，戴德森觀察，雖然共黨當時最關心的是土地改革，也想佔領大城市，但共黨目前無意，也沒人力對於市政管理進行重大改革，所以戴德森認為目前的地方政府官員將在共黨統治下繼續擔任目前的工作。⁶³

63 Ralph R. Goodw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1948*,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p.5-7.

隨著國共內戰中，共黨所佔領的區域日漸擴大，對於聯總救援物資如何分配而引發的衝突也日漸加劇。雙方在1947年12月產生嚴重衝突，戴德森與兩名聯總代表在河北被激進的共黨人士抓起來當作人質，用來對抗在上海被中央政府所捕抓到的共黨黨員，所幸，戴德森等被拘禁一個月後便被釋放。獲釋後不久，由於聯總中國辦事處於當年的12月31日結束，戴德森便於1948年2月前往歸德，探視還在當地宣教的雙親戴費德牧師夫婦。隨著國共內戰，共產黨政權的推進，宣教士們被迫自宣教地撤離，而戴德森與父母也於該年4月離開中國。對於離開中國，戴德森的心中充滿了矛盾，他在自傳中寫道「1948年4月，我離開了中國。雖然心理上因離開感到放鬆，但我也為離開這個充滿著苦難、傷心與問題的廣闊大陸而感到不甘心；即使我盼望著美國的安全、穩定與舒適的環境，以及和我親愛的家人、朋友相聚。但我仍希望，也向上帝祈求，盼望日後我能獲得祂的允許，再次回到中國。」⁶⁴

64 Marcy L. Ditmanson 於1956年申請擔任宣教士工作的自傳，ELCA archives 典藏。戴德森關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檔案，請參見本書〈下篇戴德森醫師的足跡：檔案選輯〉，編號10。

我知道上帝為我而死的感覺了

曾因夫婿美籍宣教士孔澤仁牧師在嘉基擔任院牧與行政副院長，而且 1980 年代初期曾與戴德森醫師夫婦在美國有段時間是鄰居的孔師母林瑩珠女士，因為工作與生活上的相處，而曾聽聞戴醫師講到一段在聯總的往事，而這段往事也見證了戴醫師人生信仰上，永生難忘的一步。

有次，戴德森與夥伴兩人駕駛著卡車，前往共黨佔領區執行任務，在經過邊防關卡時，夥伴下車，準備將證件遞交給共軍檢查。正當他一邊步向關卡，一邊伸手掏證件時，剎那間共軍對他開槍射擊，夥伴當場喪命，因為他掏證件的動作讓共軍誤以為是掏槍。那聲槍響，與夥伴倒臥在血泊裡的畫面，衝擊著戴德森的心，讓他深刻體認到「上帝為我而死」這句話，因為下車的人有可能是他呀，這彷彿是有人代他而死，那一刻他了解了上帝為世人而死的感受。這震撼與體悟，轉變為支持的力量，成為戴德森為世人奉獻與服務的使命感。

林瑩珠，2023 年 5 月 22 日，劉淑慎線上訪談。

有情人終成眷屬

1948年4月，戴德森搭乘飛機離開中國了，但他並未直接回美國，而是從北京取道上海、香港、馬尼拉、印尼摩羅泰島、達爾文及雪梨，到位於澳洲南部沿海的墨爾本，與司榮寶重聚。

戴德森與司榮寶，兩人於集中營中參加同一個青年團體，也或許是戴德森與李愛銳同寢室，而李愛銳又是司榮寶的化學老師，加以戴德森參加司榮寶父親所組的救世軍樂團，兩人時常見面。同樣出身於宣教士家庭、同樣於中國長大，同樣的虔誠信仰等種種因素下，兩人的感情逐漸升溫。1945年11月16日，剛自集中營出來的兩人相約到北京煤山⁶⁵遊玩。那次出遊，戴德森刺破他的手指，用小木棍沾血，在一片小木片上寫著“Joyce Marcy Coal Hill”，26歲的戴德森與18歲的司榮寶正式的確認了兩人的戀人關係。



戴德森與司榮寶的定情小木片。嘉基眾人心目中沉默溫和的戴醫師，年輕時也有他浪漫的一面。



65 煤山，今稱景山，位於景山公園內。該山於遼代由人工堆土而成，坐落於紫禁城的中軸線上，曾是北京城的制高點，西臨北海，南與故宮神武門相望，為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御苑，1928年闢為景山公園，由故宮博物院管理並對外開放，成為北京著名休憩、旅遊景點。

在那之後，雖然司榮寶跟隨家人返回澳洲求學，而戴德森留在中國繼續學業與工作，雖相隔千里，但他們透過書信雁去魚來，維繫感情。當戴德森於 1948 年 4 月，輾轉來到墨爾本與司榮寶相聚的幾日後，他們搭乘著一艘傾斜一邊的小輪船經過塔斯馬尼亞島時，他們訂婚了；5 月 22 日選擇在墨爾本，司榮寶叔叔擔任牧師的循道宗教會裡結婚，正式成為戴德森夫婦（Mr. and Mrs. Ditmanson）。之後，這對新婚夫妻有時在澳洲大陸，有時候到塔斯馬尼亞拜訪在當地傳道的岳父母，度過了兩個月的快樂時光。7 月底，由於司榮寶須辦理繁複的移民手續，因此戴德森先行搭機，在睽違八年後再度回到美國，而司榮寶則搭乘輪船穿越太平洋，經過漫長的旅程後，終於在感恩節，於西雅圖與戴德森相聚。



上圖為司榮寶初抵美國時，與戴德森家族的合影，左起戴德森、戴瑞絲、戴瑞絲丈夫與孩子、以斯帖、司榮寶、戴費德、戴艾瑪。

朝理想跨出第一步—進入醫學院

戴德森與司榮寶團聚後，起初他們把家安頓在戴德森的家鄉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里斯市，隨後搬到隔壁的聖保羅市定居。

對於學醫，戴德森在大四時曾對醫學產生興趣，後來因為經濟等因素，戴德森改朝神學教授之路前進。但在中國求學生活的那幾年，目睹集中營裡的病人因無藥可用的痛苦煎熬，也或許是 1946-1948 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任職期間，穿梭於戰後中國，入眼盡是滿目瘡痍的大地，傳染病叢生、營養不良、虛弱乾瘦的人們，那是他成長的土地與熟悉的人們呀。他想要學醫的念頭更加強烈「大學四年級時，我曾對醫學產生興趣。我在中國那幾年，這個想法持續增長、更加強烈。經過內心掙扎、祈禱和與朋友討論，我決定若上帝為我打開這扇門，我要開展醫學研究。」

回到美國後，因為有了任職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所積攢下來的錢，戴德森決心實踐理想。他先進入明尼蘇達大學進修醫學預科課程，兩年後，當他即將完成進醫學院必要的課程、學分時，他開始寫申請信投往各個醫學院，一封、兩封，總共向 25 所醫學院提出申請，但幾乎都被打了回票。原因在於那時有大批從戰場退役的軍人返回社會，醫學院要優先考慮曾參加二次大戰的軍人，因此無法錄取



返美定居後，由於經濟拮据，因此許多事情戴德森夫婦倆必須自己動手，像是修房子、種菜。

他。不過，有一所醫學院向他伸出橄欖枝，那就是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因為醫學院院長對戴德森的經歷感興趣，且戴德森是明尼蘇達州的公民，因此他們願意考慮是否讓他進入醫學院。當戴德森回到明尼阿波里斯市，與醫學院的院長面談時，醫學院院長問到「你為什麼想當醫師呢？」，戴德森說「我深深感受到呼召，要去中國從事醫療工作，那裏的疾病太多了，但缺乏醫師，醫院也很少」。這學醫動機深得醫學院院長欣賞，並重新審查他的入學申請。之後，戴德森順利進入了這扇上帝為他開啟的大門，於1950年10月進入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習醫。

戴德森去學醫了，但他的小家庭怎麼辦呢？這時他們的三口之家都快要變四口之家了。戴家長子國璋（Gordon）在1949年4月19日出生了，而戴德森進入醫學院那年12月4日，戴家老二保羅（Paul）出生了，一家四口的經濟怎麼辦呢？

首先，除了戴德森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服務的近兩年時間裡，存下的一筆做為小倆口在美國展開生活與就學的基金外，戴德森與司榮寶也多管齊下為生活與理想籌措費用。一個是申請獎學金，1949年11月成功地向信義會宣教委員會及婦女宣教士聯合會（Women Mission Foundation）申請到每年750美元的獎學金，⁶⁶ 1953年也成功向明尼蘇達醫學基金會（Minnesota Medical Foundation）申請到獎學金；⁶⁷ 再來就是找工作，無論是正職或兼職，司榮寶到怡景醫院工作，戴德森則在假日與暑假兼差清掃街道、公園，還有親朋好友的大力支持。⁶⁸ 就這樣，生活雖要在學業、實習、打工、育兒裡多頭燃燒，雖然身體勞累不堪，經濟也不寬裕，但他們夫婦倆仍同心協力往目標前進。1954年戴德森自醫學院畢



1952年司榮寶的父親 Stranks 牧師到明尼阿波里斯探望戴德森一家。（左起 Stranks 牧師、戴德森長子 Gordon、次子 Paul 及司榮寶。）

66 “Two Aus Grads Receive Mission Scholarships”, *Augsburg Bulletin*, November 1949, p.3.

67 “AROUND THE AUGGIE FELLOWSHIP CIRCLE”, *Augsburg Bulletin*, December 1953, p.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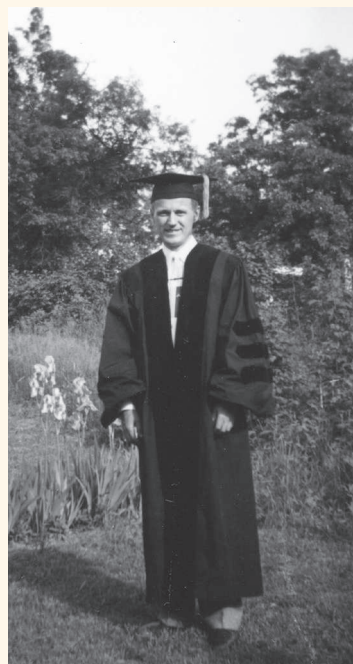
68 Joyce Ditmanson 著、柯啟宏譯，〈戴德森醫師的青年與童年〉，收錄於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13。

業，於 1954-1956 年 10 月間，分赴 Arken Hospital 及 The Northwestern Hospital 完成實習及擔任住院醫師訓練。在住院醫師期間，還曾與西奈山醫院 (Mount Sinai Hospital) 的 Jay C. Phillips Research Laboratory，及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外科部的同行合作研究，共同於 *Annals of Surgery* 發表了“Modified Cardiopneumopexy Employing Pulmonary Segmental Resection: A Mortality-Infarct Study”⁶⁹。

然而在赴臺灣醫療宣教前還會有個小插曲，因當時美蘇兩大強權處於冷戰狀態，世界局勢呈現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以及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當時的美國以圍堵政策來防止日益擴大的共產勢力。或許是因為國際局勢緊張，戴醫師在 1996 年的訪談中曾提到，當他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時，軍方曾擬了份清單，徵召清單上的士兵與醫師進入軍隊，戴醫師奉召入伍。入伍後，某日軍方負責人約談戴醫師，並詢問他為何要習醫，戴醫師回答「我有一個來自屬靈與差會的呼召，在完成醫學訓練後，我要擔任醫療宣教士，從事宣教工作」，軍方人員聽完後說道「在我看來，與參軍相比，你應該往目標前進，因為你可以為世界做更多好事」，因此戴醫師便未被選入擔任軍醫。

69 該文由 Joseph J. Garamella, M.D. Ph.D, Vane P. George, Jr., M.D., James G. Andersen, M.D., Marcy L. Ditmanson, M.D., Lyle J. Hay, M.D., Ph.D. 聯合發表，於 1957 年 2 月 21 日通過審核，刊登於 *Annals of Surgery*, November 1957, V.146 N.05。

在各方的協助下，戴德森醫師帶著一家人於 1956 年 10 月離開美國，取道澳洲先拜訪戴師母的家人後，在 1957 年 3 月 4 日抵達臺灣，展開他在臺灣進行醫療宣教的歲月。



左為 1954 年戴德森自明尼蘇達州立大學醫學院畢業時的全班合影；右為戴德森的畢業袍獨照。